



苔纹集

林锴·著

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苔 纹 集

林 锴 著

责任编辑：周楠本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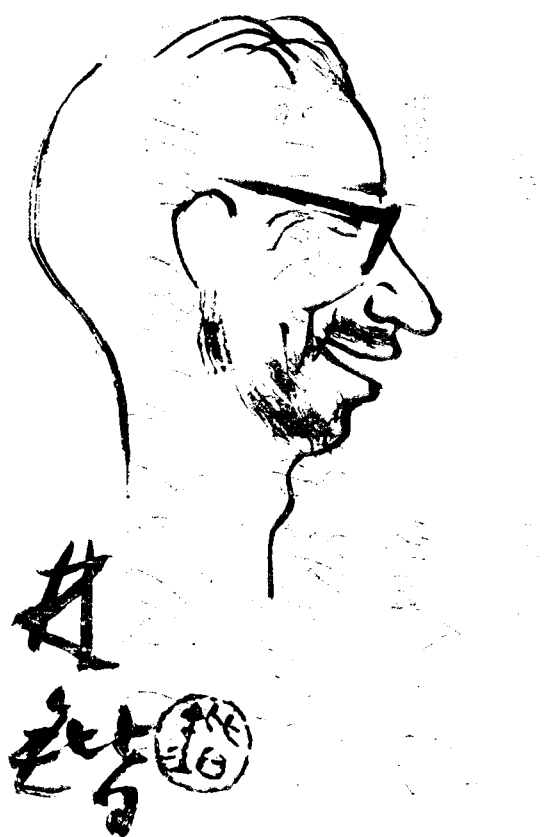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75 插页，3

字数，73000 印数，1——1400

ISBN 7—217—00267—2

I·111 定价：1.10 元

新书目：87—37



怪君妮底波深
然日蛟龍結隊游



作者手迹

2017

2017

序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孔子开始，铸定了一条生活道路，就是以“得君行道”为最高理想，一辈子两眼盯着上面那位“人主”，“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生为他生，死为他死，离开了他，生命就没有价值，存在就没有意义。知识分子里面会吟诗作赋的，现在称为诗人、作家，很高雅了。可是屈原辞赋写的就是希望感悟“哲王”而不得的悲哀，汉代赋家更是专门献赋给皇帝看。杜甫是“穷年忧黎元”的伟大诗人，他的最高理想也是“致君尧舜上”，为达此目的，他也献过《三大礼赋》，晚年还津津有味而又感慨万端地回忆道：“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今天我们感谢他给祖国文学宝库留下了光焰万丈的诗篇，在他自己，仅以诗人名，却是穷途末路。周作人曾经嘲笑“杜工部”“李翰林”这些称呼，说欧洲未闻有称“培根水部”

“歌德相国”者。这么一比照，确实可笑得很。可是，我看这也未必是中国人的官瘾特别大，恐怕还是因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完全系于“人主”的“知遇”，官衔不论大小，总算是标志着“一命之荣”吧。否则，纵使是李商隐那样大的诗人，没有一个官衔可称，（连“温尉”那样的起码官衔都没有）论者便以“名不挂朝籍”为他惋恨不已。

直到清朝末叶，龚自珍作为向着近代型知识分子蜕变的先驱，才第一个唱出了觉醒之歌。谭献评他的词为“飞仙剑侠之语”，很能说出他那种企求突破企求超越的特色。龚自珍诗词中充满了“人天”“天风”“天花”“天香”“云外”“风雷”这类的形象，都寄寓着突破和超越的幻想。当时一代青年从龚自珍的诗词和理论中，触电似地获得了大解放的震撼和喜悦，梁启超曾经以他自身的经验，生动地描写过。

可是，“飞仙剑侠”的幻想，毕竟是软弱的。龚自珍自己就没有凭借这种幻想，当真突破孔子以来知识分子道路的局限。他唱道：“亦曾橐笔侍銮坡，午夜天风伴玉珂。欲浣春衣仍护惜，乾清门外露痕多。”他唱道：“金门飘渺廿年身，悔向云中露一鳞。终古汉家狂执戟，谁疑方朔是星辰。”可见，说是九天风露，说是飘渺云间，其实不过

是乾清门外秉笔，金马门下执戟的侍从小臣罢了，眼睛还是盯着门里殿上高高坐着的那一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现在是举世共推的名句了，可是当时他是向玉皇大帝致祭时的祝祷，这一点似乎不太被注意到。

以龚自珍为先驱的近代型的知识分子，先天就是这么不足，后天环境又有种种的不利，蜕变新生的过程自然是艰难和痛苦的。一代一代数下来，梁启超、严复的保皇和保袁，南社诗人的颓唐，“五四”先驱的高升和退隐，乃至抗日战争中冯友兰教授精研“应帝王”之学，这些都不细说了。便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虽说是左翼了，是否已经从知识分子的旧躯壳中完全蜕变出来了呢？当时他们自以为是如此，旁人看来也以为是如此，直到三十多年之后，忽然一夜之间成了“三十年代黑线”，整整十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时才知道事有大不然者，才想起当年鲁迅早警告他们不要幻想坐在上帝身边吃糖果的非同小可的深意。原来，幻想着蒙受上帝宠召去吃糖果，也就得准备着接受上帝惩罚去下地狱，这是理所固然，势所必至的。

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知识分子觉悟到不能再两眼盯着上面，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意识”的，迅速地多了起来，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最近，我

读了林锴先生的旧体诗集《苔纹集》的原稿，又一次体味到这种欢喜。林锴先生是画家，又是诗人，大约一九七九年我们才相识。当时大家还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兴奋之中，一些会写旧诗的朋友，纷纷写了讨伐“四人帮”及其走狗的诗，互相传观，以抒愤懑。我也跟着写过几首。林锴先生拿他手写的自作诗卷《述感》四首给我看，我才自感惭愧：他这是全面写十年浩劫的，用前人的比喻说，他这样的诗是已经酿成的酒，我的那几首诗只是刚刚把米下在水里，匆匆忙忙就端出来了。后来他画了一幅红梅送给我，并题一律云：

壮游不问地天涯，人海投身便是家。
阔笔长笺大斗墨，秦烟蜀雨太行霞。
山川褶皱收图笥，日月斑斓纪岁华。
尘鬓归来情未已，夕阳蘸影点春花。

我为诗人雄大的气魄所震动，并且稍微懂得了一点他吟诗和作画的创作方法是相通的，几枝老干红梅里面，融化了秦烟蜀雨太行霞，正如四首七律里包孕着十年的风涛血泪一样。末句现在诗集中改为“犹沾残照点春花”，应该是改而愈工，可是我看惯了原画上所题的，先入为主，还不能断定究竟哪个好些。

我常常对着红梅和诗句思索：林锴先生看来比较瘦弱，这样雄大的气魄是哪里来的呢？似乎

说得出，又说不清。这次读《苔纹集》原稿，其《题自画像》二律中有一联云：

上帝未招糖果宴，下方且作自由民。

读到这里，我恍然大悟了。参加了上帝的糖果宴，便作不了下方的自由民，认识到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自觉地舍上取下，这不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么？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需要，早该具有，不幸而总是没有的那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么？那么，林锺先生之所以能够摺叠山川，挥洒日月，也就是因为他能够以下方自由民的身分，投身人海，到处为家，并且自觉地珍重这个身分的缘故。

我不敢说林锺先生的每一首诗每一幅画里都充溢着这种下方自由民的精神，但是我敢说诗集中精华之作的精华，都是在此。例如《画地吟》六律，写的是他当时的居室，既没有窗子，又缺少几案，只好在地上爬来爬去，跳来跳去地作画。这样的诗里面，当然免不了牢骚，可是像下面这些句子——

土性难除称此身，肩关日与地皮亲。（其二）

岂是斯文当扫地，只缘吾笔未超尘。（其三）

信矣天才凭地造，大哉后土本吾亲。（其四）

龙蛇脚下盘成趣，鸡犬云中所甚真。（其四）

博厚直方真物祖，凭君作案百祥臻。（其五）

恐怕就不能仅仅以牢骚视之。我从中分明看到了

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既不仰望上帝恩赏的糖果也不讴歌母亲错打的巴掌，既不在陋巷簞瓢中不改其乐，也不在青衫红粉中恨恨而死。他的悲欢哀乐，嬉笑怒骂，一如常人；他的汗渍泥污，丹铅狼藉，还不如常人；可是他始终保住人的尊严，对大地真正有了感情，确信它才是人的尊严的牢固基础。中国不要现代化则已，如果要现代化，就不能不需要千千万万这样的知识分子。

我也曾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半地下室里，起居坐卧了八年，我名之曰“天问楼”。林锺先生见访，赠我一诗曰：

瓦甓存吾道，长年枕土密。

天心呵壁见，楼蛭入门消。

顾座石堪语，摘碑龙可雕。

吟肠漱苦茗，抱膝一灯骄。

诗中替我发了一通牢骚，但是我体味，首句并不是牢骚的反话。我懂得，瓦甓中所存的“吾道”，也就是依托大地，保持人的尊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我一直感谢林锺先生以此大道相教的盛意，现在他要我对《苔纹集》写些意见，我便乘此写了这些感谢之情。可惜的是我不懂诗，尤不懂画，集中写景题画之作居多，我又是马二先生一流，向来不会欣赏风景之美，这方面说不出什么来。不过林锺先生并不是正统派的山水画

家，集中颇有另外的画境。例如《猪倌谣》长歌一首，中有一段云：

左琴断筒右鞭竿，有时放牧过前滩。
不惜残书挂无角，空原但数墨团团。
鞭响猪声常伴读，听之呜呜恍如哭。
黄昏伛偻坐陇头，疑鬼疑人疑朽木。
剩有一双炯炯眸，只阅人间宠与辱。

真是好一幅《老右派牧猪图》，——不，还不止是静止的画图，而是动态的电影。你看那个老右派，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朽木不像朽木了，可是忽然一个特写镜头，他那一双炯炯的双眸正把一切人间宠辱看尽了，看透了。这是《庄子》中支离疏一流么？不。这双炯炯双眸里闪耀着的，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起来的人的尊严之光，“主体意识”之光。我相信那些写景题画的诗篇当中，同样会闪耀这种光辉，比我懂诗懂画的朋友自会领味的。

1986年11月1日，舒芜
序于北京碧空楼。

小序

黄苗子

夫坐驰万景，工于诗者能之，歌哭无端，激于情而发耳。是以昌谷呕心之作，少陵啼血之篇，胥出真情，允为天籁。况乃世推三绝，广文弦外之音，艺本一宗，摩诘诗中之画。今之作者，殆乏其人。

吾友林锴，三山俊艾，六法名家，林泉陶其慧心，时世增其幻想。虎头痴绝，画阿Q之圈圈；狗脚痕深，写梅花之点点。雷婆寿者，早接清芬；西子名花，久共晨夕。乍听蝉唱，羨东野以诗鸣；时惕鸡声，惜春华之水逝。于是丹青而外，韵律是踪；初务清新，浙工感慨，笔随境进，情同遇深。山云归里之歌*，饥朔游仙之什*，或则歌离吊梦，时而玉想琼思。蒙长安十丈之尘，自题画像*；宿灵霄九重之阙，顿忘蜷身*；跪地作划地人*，画饼怜烧饼妇*。（凡有*号者，均引自本集各诗。）茫茫马列，赅赅羲皇，聚千噫于一身，触百感于

万象；有时破涕，未尽蹙眉；盖以思想交心，理
应坦白，而骨鲠在咽，未免囫圇；知音者芳心自
同，会意者拊掌而笑。呜呼，哥们造反，捱批斗
于牛栏；鼠辈争权，逞威风于蜗角。心寒谈虎，
句妙雕龙。花样千般，或警折腾于来日；苔纹一
缕，冀留痕印于当时。率缀芜词，聊抒浅见云尔。

一九八六年冬，天晦云霾，待雪未至。写于京郊之望
湖楼。

再谈诗与画

荒 芜

林锺兄的《苔纹集》就要出书，他来信要我提点意见。集中一部分诗我曾读过，有些还是经过我的手转给国内外一些报刊发表的。但是这个漂亮的书名，我却第一次看见。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苔是一种低等植物，无花无果，没有什么观赏价值，然而在润泽土壤、保护水土流失方面，却也有其微小的功效。此说当然带有自谦之意。它使我想起我从外国报纸上剪下的一个材料，那上面列举了三个使人触目惊心的具体数字，说明我国生态环境所面临的严重危机。那三个数字是从一九四九到本世纪末，每人占有土地的平均亩数将由三亩降到一亩以下；土壤流失年达五十余亿吨；森林年减二千多万亩。材料结尾慨叹说，我们吃的是祖宗的饭，砸的是子孙的锅。于是我想，在我们的艺术园地里，多有一片绿苔总比遍地黄沙好。

我认识林锴将近二十年了。记得有一次在朋友家的墙壁上，看见四扇长屏，写的是几首七律，是感怀之作，沉郁顿挫，颇有气势，字则有些像画家潘天寿的手笔，而苍郁过之。朋友告诉我，写字与作诗的是个专业画家，名叫林锴。不久，我在一位老诗人家里又看见了他的几幅画。老诗人早年是在外国学画的，我问他画得如何。他说，很有功夫。“你看，不论山水、人物、翎毛、花卉，都画得生气活现。”终于，有一天我见到他本人了。出于意料之外，他不像我想像之中的画家、诗人、书法家、篆刻家，倒更像一个杂货铺里的伙计。头戴驴套头的毡帽，脸上胡子拉碴，身穿一套邋邋遢遢棉制服。我到他住的南竹竿胡同去看他，两间小屋，加起来也不过十二三平方米，连一张大些的桌子都放不下。一间饭厅兼工作室，连窗户都没有，只有打开门时，才有光线。他是把席子毡子铺在地上画画的。从长时期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异常勤奋的人。他经常到各地去写生，山南海北，地角天涯，勿远弗届。每次出去都要带回一大批草稿，够他忙上一年半载的。他又是一个淡泊自甘的人，和某些善于自我宣传的人相比，他便显得非常土气和傻气。据我所知，有些报刊想要发表他的作品，往往要派人登门坐索才行。有一年，有个代表团邀他到美国和加拿

大去。他回来以后，好像若无其事，很少听见他高谈渥太华如何如何，华盛顿又如何如何。出版诗集的事，也都是朋友们替他张罗的。但对于朋友，他却是一个十分热情的人。他身体不好，得过重病，还动过大手术，可是只要有求于他，他总尽力以赴，不辞辛劳。明末清初，太原有个怪人，名叫傅山。他能书、善画、工诗又精于医术。老百姓则推崇他的人品和医道，对他的评价是：画不如诗，诗不如字，字不如人，人不如医。今天，要找一位兼通诗书画的人来给林锴评定高下，却不容易。有一次，我就问他自己有何看法。他说，外界的反映他也听到一些，多认为画不如诗与字。比如陈迹冬就认为他的字第一。他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但他有一种感觉，字是通过符号，诗是通过文字，可以更自由地、理想地表达感情，而画由于要具体表现物象，便不免处处受到拘束与限制。一首登庐山的诗，可以西望黄鹤楼、东望长江口，一定要画出来，可能像一张地图。像李白的《梦游天姥吟》，想像那么开阔，色彩那么丰富，场面那么复杂，即使是抽象派的画家，恐怕也难画出。然而作为一位画家，画落在字与诗之后，他觉得不算体面。

林锴的诗很有特色。首先他是一位画家，所以打开诗集，光从目录上就可以看出，大多数都

与绘画有关，有题画的，有论作画的甘苦的，还有从作画的角度来观察景物世态的。比如他的《自题红梅图》就写的是他到处写生的生活：

壮游不问地天涯，人海投身便是家。
阔笔长笺大斗墨，秦烟蜀雨太行霞。
山川摺叠收图简，日月斑斓纪岁华。
归鬓飘萧北窗下，犹沾残照点春花。

然而最令人击节叹赏的则是他的《画地吟》组诗。组诗的小序说：“斗室无窗，复少几案，作书绘画，往往牖列满地，吮毫舔墨，踣踞匍匐而后成。幅大者，更须跳越腾踔其间。苦欤？乐欤？诗以彰之。”组诗不仅写出了艺术家在生活上与工作中的艰辛困苦，并且写出了他对工作的执着精神，对生活的乐观态度；甚至还给人以天真的幽默感。读着“何愁汗血浇无地？端为丹青拜有人。斗粟撑肠差足慰，为谁辛苦折腰频？”“土性难除称此身，肩关日与地皮亲。天帷四角一方土，墨浪三升万杵尘。笔借地灵顽亦化，躬随吾道屈还伸。图成知是阿谁制？一个文身黥面人。”“岂是斯文当扫地？只缘吾笔未超尘。”“龙蛇脚下盘成趣，鸡犬云中听甚真。”“凸凹恰助波澜笔，卑下能容诘讵身。”“狂借心弦收地籁，淡留色相足天真。霜花八面冰封户，梨影三更月作邻。”这样的诗句，你不能不承认是前无古人的。若以它们与前些年